

● 要籍时评

诗学的迷楼

——读宇文所安《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

程章灿

—

陈来在评论弗朗索瓦·于连《迂回与进入》(三联书店,1998年)一书时,曾将跨文化对话的态度精要地概括为三种:沟通与了解、学习与吸取、会通与融合。“如果从方法上看,‘了解’的取向是‘客体性’的取向,在这种立场上,研究一种异文化,是把它作为一个‘对象’;‘融合’的进路可谓是‘主体间性’的取向,谋求由两种以上的文化交汇而取得一种视界的融合。”还有一种取向:“研究一种异文化,并不是纯粹为了研究一个客观的对象,也不是为了产生一种新的融合;研究‘他者’的目的不是以认识

对象为满足,乃是为了最终更好地理解自己,这个立场可以说是‘主体性’的立场,在这个意义上,研究他者,是认识自我的一种‘迂回’的方式。”^①主体性、客体性以及主体间性,这三种不同的方式也决定了不同的研究方法、观察视角,并形成各自不同的学术路数。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1946—)的比较诗学著作《迷楼》应该属于第二种。

一个卓有成就的学者在长期的学术研究过程中,往往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呈现鲜明的学术个性。宇文所安的研究也有其独特的范式。他早年的一些著作,例如他的博士学位论文、1972年写就而于1975年

出版《韩愈孟郊诗》(*The Poetry of Meng Chiao and Han Yu*, New Haven, Yale, 1975)以及随后出版的《初唐诗》(*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 New Haven, Yale, 1977)、《盛唐诗》(*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 New Haven, Yale, 1980)^②等书,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在唐诗研究领域卓有建树的汉学专家在追踪唐诗历史及艺术发展的过程中所具有的敏锐眼光和所达到的学术深度。而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所出版的几种学术著作,包括1985年出版的《传统中国诗歌与诗学》(*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an Omen of the World*,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1986年出版的《追忆》(*Remembranc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③、1989年出版的《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Mi-*

lou: Poetry and the Labyrinth of Desi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④、1992年出版的《中国文论读本》(*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⑤,则标志着他学术个性的进一步成熟。有意思的是,他早期的三本唐诗研究专著都是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而1985年以后的四本专著中三本都是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更值得注意的是,1985年以后的著作尤其后两种更明显地突显比较文学的视角。这当然与宇文所安教授自1982年起移教哈佛大学、并从1984年兼任哈佛大学比较文学教授不无关系,但同时也昭示了作者这一时期学术路径和风格的调整。其中最显著的变化也许是从诗史重点到诗学重点,从论文文体到“散文”文体。显然,这四种著作的研究对象、处理的题材类型并不相同,但仍有若干基本观念贯穿于其中。《追忆》和《迷

楼》二书尤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迷楼》中所吸纳融汇的文本(包括作品文本和理论观念文本)更加繁富多样,作者的视野显得更加开阔,论述操作显得更加开阖自如,结构设计显得更加精巧别致,也更加错综复杂。

二

《迷楼》是一个让人着迷、引人遐思的名字。正如它的副标题“诗与欲望的迷宫”所显示的,本书所讨论的是诗歌中对欲望的表现。这是人类感性中最微妙最精致的一部分,用迷宫、迷楼来形容这样一个微妙精致的情感结构,正可谓相得益彰。对这样一种命名风格的偏爱甚至迷恋,在宇文所安来说可谓由来已久。

早在1979年,宇文所安教授在《哈佛亚洲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9. 2)发表论文《透明:读词》(*Transparencies: Reading the Chinese Lyric*,此文后来收入《传统中国诗歌

与诗学》),就采用这种X:Y的命名格式。这种格式往往先提出某种假设,随后对这种假设进行最简要论证。这里,X往往是一种比喻,一般比较简短,比较概括或形象;而Y则不用比喻,同时一般用短语,比较长一点,更有节奏感,能够展示更具体的一些内容。当然,这种命名格式并不是始自宇文所安,它最早是小说和传奇作品中使用的一种命名方式,后来才被移植到非小说的论述作品中来。值得注意的是,宇文所安在这篇论文中特别强调了命名这一环节对写作包括论文写作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命名其实就是含有对所命名的事物本质的某些假定,X:Y的命名格式不仅具有形象性,而且对读者有较强的吸引力。这足以说明他对论文命名的重视,也足以证明《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这个书名的出现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迷楼”与“迷宫”,恰好是一对具有中西文化背景

的词语意象,宇文所安将二者联缀成书名,旨在制造一种跨文化的阅读语境,其意至为昭然。迷楼本来是指隋炀帝在7世纪初建造的一座极其奢侈豪华的宫殿。据唐代无名氏《迷楼记》记载,此楼是浙江人项升设计建造,历数年而成:“楼阁高下,轩窗掩映,幽窗曲室,玉栏朱楯,互相连属,回环四合,曲屋自通,千门万牖,上下金碧,金虬伏于栋下,玉兽蹲于户傍,壁砌生光,琐窗射日,工巧之极,自古无有也。”“使真仙游其中,亦当自迷也。”宇文所安在书前特意引录这篇文章,并强调迷楼是一座“使人迷失的宫殿”。实际上,迷楼不仅曲折回环,精美繁复,而且作为隋炀帝的行宫,作为隋炀帝恣意享乐之所,它在后代诗人的咏叹中,还具有另外一层重要意味。诗人文士使用迷楼这个典故,往往隐喻沉迷于无度的生活享受尤其是感官享受而带来亡国的严重后果。白居易《隋堤柳》诗云:“大业九年

春暮月,柳色如烟絮如雪。南幸江都恣佚游,应将此柳系龙舟。紫髯郎将护锦缆,青娥御史直迷楼。海内财力此时竭,舟中歌舞何日休?”^⑥晚唐诗人许浑将迷楼与景阳楼相提并论,曰“迷楼何异景阳楼”(《汴河亭》)^⑦;宋代李纲在其《迷楼赋》^⑧中,也将迷楼与阿房宫相比拟。这些诗文不约而同地注目于隋炀帝在迷楼的恣佚游乐及其亡国结局。诗歌,特别是那些沉湎于表现情感欲望的诗歌,也正是这样一座迷楼,它能够唤醒我们心灵中贪图享受渴望迷失的那一部分,能够使我们的心软化甚或沉溺其中,能够引诱我们于不知不觉步入迷途,从而给心灵和社会带来破坏。只有深入理解迷楼这一典故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丰富含义,我们才能体会《迷楼》这个书名所具有的令人浮想联翩的意味和魅力,才能理解宇文所安在本书《绪论》开篇就引录柏拉图《理想国》第十卷那一段关于审判

诗歌以及为诗歌辩护的话的深刻而微妙的用意。

无独有偶,西方古典中同样有所谓迷宫(Labyrinth),如克里特岛迷宫、埃及迷宫、萨摩斯岛迷宫、意大利迷宫等,其中最有名的是克里特岛迷宫。本书标题所指就是这一座迷宫。在传说中,这座迷宫是代达罗斯(Daedalus)为克里特岛国王弥诺斯(Minos)所建,怪物弥诺陶诺斯(Minotaurus)就囚禁在这里。英雄忒修斯(Theseus)杀死弥诺陶诺斯之后,被困迷宫。深爱忒修斯的弥诺斯国王之女阿莉阿德尼(Ariadne)给他一个线团,线团的另一端就拴在迷宫门口。正是靠着这个线团的导引,忒修斯顺利地走出了迷宫。在现代西方语言中,Labyrinth从建筑物歧道回环曲折繁复的本义,引伸指错综复杂的关系、混乱的状态以及繁复的议论。^⑨本书专门讨论中西诗歌中对于情感欲望的表达,面对的正是一堆错综复杂的关系、曲折繁复的歧道

路径,弄不好就会治丝益棼。令人佩服的是,作者仿佛手里握着阿莉阿德尼的线团(Clew of Ariadne),成功地穿过纷繁曲折的歧路,到达迷宫的大门。

在我看来,作者手中所握的这个线团就是中西诗歌中的隐喻。当然,这是指是广义的隐喻。隐喻往往通过典故来表现,它也不仅是一种词语、一种意象,更是凝聚文化和文学的丰富内涵的一种言说习惯和表达方式。一般地说,典故使用是最常见的一种隐喻方式。典故使用与主题表达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有时候,典故隐含着主题并且是主题的潜在形式,而主题则是典故的发散揭露或者凝聚升华。无疑,迷楼和迷宫就是贯穿全书的两个最重要的典故隐喻,上文对这两个典故作了较为详细的解剖分析,其意盖在于此。宇文所安不仅通过这两个典故来隐喻全书中心论题,而且仿照这两个隐喻意象来架设全书的结构框架。这

座迷楼或迷宫又宛如一座博物馆,里面陈列着各国的和历代的珍奇作品,从《伊利亚特》、《陌上桑》、到白居易、苏东坡、里尔克、聂鲁达,从《庄子》、《礼记》到康德、尼采,杂然前陈,炫目缤纷。在论述过程中,作者有时像一位导游或博物馆讲解员,有时则像一位当代忒修斯。他导引读者游览这座迷楼或迷宫,他带领我们巡历中外古今诗学回廊。他逶迤走来,移步换景。他娓娓而谈,如数家珍。不管古代当代,东方西方,这些情感欲望的表现都有其类同性,透过错综复杂的表面,他使我们看到共同的情感结构:引诱与拒绝,似推还就;希望与失望,似喜还悲;暴露与掩盖,欲开还闭;替代与逃避,似去还来;犹如当年迷宫或迷楼,高低冥迷,回环曲折,让人迷离恍惚,而又流连忘返。征引富博,好像指点宫室门墙;出入中西古今,如同穿越千门万户;总之,这是一部别出心裁的比较诗学论著,也是

一部精美的诗学迷楼和迷宫。

除了序论和结语之外,《迷楼》全书共有五章:《诱惑/招引》;《插曲:牧女之歌》;《女人/顽石,男人/顽石》;《置换》;《裸露/纺织物》。单纯从各章标题上看,似乎主要是以某一主题为切入点;如果追踪其具体论析过程,则可以发现对隐喻使用及其意义的分析研究是作者真正用力所在。《绪论》中对盾牌阵,第一章中对跳舞,第二章中对牧女与蚕娘,第三章中对顽石,都有深入的讨论。第四章则详析各种关于替换的典故隐喻,从物品、位置到名字、身份等等。第五章《裸露/纺织物》则是一对相反相成的隐喻。更有趣的是,作者在论述文字中,不仅对各种中西典故随意驱使,手到擒来,而且对以下两个系列的隐喻情有独钟:一个是有关行走、路途、岔道、迷路之类的隐喻,如《绪论》中提到的临阵脱逃,第一章中的离开爱尔兰、进出于舞圈,

招引走上歧路、岔道,第二章中的牧女与蚕娘的途中遭遇陌路的荡子,《结语》最后的走向他方,等等;另一个是有关建筑的各种隐喻,如第一章中的“马拉美内室”,第三章中的相邻密室,“里尔克之室”,第四章中的“回廊”,第五章中的“前厅”,《结语》中的“假出口”、“此路不通”等。可见,书名中的迷楼和迷宫不仅隐喻本书的论述对象,也同样隐喻本书的结构特点和论述方式,是兼具客体和主体双重指向的隐喻。这里凝集了作者的精细匠心和深微用意。

三

《迷楼》的文体与作者早期几部唐诗史论著所用的论文文体显然不同。它使用的是一种宇文所安称为“散文”(essay)的文体。“‘论文’是一篇学术作品,点缀着许多脚注;‘散文’则相反,它既是文学性的,也是思想性的、学术性的。

‘论文’于知识有所增益,它希望自己在未来学术著作的脚注中占据一席之地;‘散文’的目的则是促使我们思想,改变我们对文中讨论的作品之外的文学作品进行思想的方式。‘论文’可以很枯燥,但仍然可以很有价值;‘散文’则应该给人乐趣——一种较高层次的乐趣:思想的乐趣。”^⑩照此说来,这种文体的理想目标是不仅益闻、游艺,而且能够娱思,是致力于文学性、思想性和学术性的“三性合一”。

《迷楼》的学术性表现在宇文所安所论述的对象性质;思想性表现在他所进行思考的深度和精度;文学性则表现在他在分析论述之时所重视的生动、形象和流畅——这一点也表现为他为论著命名时偏好用一些形象性、隐喻性的字眼。《迷楼》以外,他的论文自选集《他山的石头记》以及这个集子中的若干篇文章(这里,我有意避用“论文”这个称谓)的题目:《瓠

落的文学史》、《一见：读〈汉书·李夫人传〉》、《柳枝听到了什么：〈燕台〉诗与中唐浪漫主义文化》、《醉归》、《微尘》、《那皇帝一席，也不愿再做了：〈桃花扇〉中求真》等等，皆可证明他对于具体甚至“琐细”的事物以及形象隐喻的执着或偏爱。像《一见》、《柳枝听到了什么》、《醉归》、《微尘》这一类题目，显然都是非常“散文化”的题目。也许这个集子里选的不都是宇文所安论著的最上品（选编者似乎更侧重于译介一些前此未曾译为中文的篇章），但至少很能体现宇文所安的个性风格和学术追求。

《迷楼》的论述方式往往是从具体过渡到一般。作为全书开篇的《绪论》就是从具体故事开始讨论的。作者以古罗马纪律森严的军队阵列隐喻社会习惯和行为规则，二者同样不能随便违反，也无法逃离。人们从小被教育要遵从这些规则，而欲望的诗歌却时时在诱使人心脱离背叛。希腊

罗马时代的传记家与散文家普鲁塔克记叙了关于斯巴达城邦制度的一则轶事：阿耳喀罗科斯由于在诗歌中公开提倡丢弃盾牌，逃离军阵，因此当他到访斯巴达的时候，他被斯巴达人赶出了城邦。可见，斯巴达人认为他应该为他写的那些诗句负责。在诗歌与现实之间、在人们的言词与行为之间，究竟是不是有区别、有多少距离，这成为后来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作者即以此为基础展开研讨。他喜欢抓住一些双关字义大做文章，展示其机智和敏锐，以中文翻译往往感到捉襟见肘，难以曲尽其意。如第一章《诱惑/招引》引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物色相召，人谁获安？”“召”兼有“召唤”和“招引”的双重含义。第三章《女人/顽石，男人/顽石》中讲到石头，讲到人的心理及肢体之软硬，也是语义双关的。从石头之软化或硬化的角度出发，作者又进而深入解读西方文学传统中多种多样的变形

故事。这一类解读的过程，往往就是宇文所安所谓“娱思”（entertain an idea）^①的过程。

解读文本是宇文所安的长项，《迷楼》的“散文”风格也体现在作者对文本的阅读、思考与解析之中。宇文所安是在耶鲁大学接受本科及研究生教育的，这所大学是各种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主要发源地。他在这里接受大学教育的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正是“新批评派”盛行的时代，新批评派所倡导的“细读”（close reading）的方法，对宇文所安有深刻的影响。每一种新的理论方法的出现，往往都有一定合理性和存在理由，也许在创立伊始，不免偏激自是，矫枉过正，但经过历史的淘洗，总要留下其合理内核。值得注意的是，宇文所安不认为他属于“新批评派”，事实上，他不认为自己从属于什么理论流派。有时候，他给我们的感觉是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有时候又觉得他似乎是“白战”，

手中不持寸铁，却能把各种文本玩弄于股掌之上，举重若轻，有化百炼钢为绕指柔的硬工夫，虽然有时候也难免“过度阐释”。严格地说，宇文所安对“新批评派”以及60年代以来流行的其他批评理论，是采取兼收并蓄入而能出的活用态度。因为“活”，所以，书中虽然“根本没有运用诸如原型批评领域的什么观念体系，却自有某种形而上的基础”^②。由于引入这样一种研究路径，因此本书切入点虽然类似于诗歌的专题研究，但概括的宏观和分析的精微却使其在整体效果上具有相当浓厚的诗学思辨的意味。换句话说，他的解读能够超越具体文本而展开抽象思辨，有极强的思辨色彩。这也是《迷楼》的思想性和学术性之所在。他的学术研究的这种思辨品格在《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中也有很好的展示。

总体来看，宇文所安的分析以视野开阔、思维灵活见长，出入不同学科、时代

和文化,常常给人意想不到的启示。此类例子甚多。即以中文文本为例,第二章分析了《羽林郎》之后,作者进一步追问:“在这个欲望和欲望被扑灭的游戏中,我们,特别是这首诗的男性读者,能以哪里为立足点呢?”紧接着,他引入另一首诗《陌上桑》,并以之巧妙地解答了这个问题。《陌上桑》不仅帮罗敷摆脱了使君的纠缠,而且为听众和读者准备了一个立足点,一个安全的围廊。又如在西方牧女与中国蚕娘的比较时,他敏锐地指出二者具有共同的“人在途中”的故事背景;在分析古诗《青青河畔草》时,他特别点出“纤纤出素手”一句所具有的裸露和诱惑的意味。应该说,中西诗歌中的情感欲望的表达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作者却常能从那些常见或者不经见的诗作中,敏锐地发现了新的问题,从那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属于不同文化和历史时期的中西诗作之

中,发现了最动人的联系。通过未必有历史联系的文本的比较,他确立了一种新的阅读视野,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读经验和新的研究结构,从而实现了古今中西诗学和文化的真正对话。《迷楼》全书引用的文本很多,不限于文学,更不限于诗歌,有的在一段论述之中,有的在一段论述之前,有的在一段论述之后。这些引证文本有的并不是论析的核心,而只是起一种映衬、感发、隐喻的作用。这也是本书“散文”文体的一种体现。

目前,国内学术界不少人在讲与国际学术接轨,讲论文操作的规范化,似乎学术论文就是千篇一律万人一体。面对这样一部“散文”体的作品,我们该怎样定位国际学术之“轨”?我们又该怎样定位我们自己的学术?读完《迷楼》,我们不能不有这样的追问和省思。

注释

- ① 陈来,《跨文化研究的视角——关于〈迂回与进入〉》,《跨文化对话》第2辑,页142。
- ② 《初唐诗》、《盛唐诗》有贾晋华中译本,分别1987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 ③ 此书有郑学勤中译本,中文名《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④ 此书有程章灿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 ⑤ 此书有王柏华、陶庆梅中译本,中文本改题《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 ⑥ 唐白居易撰、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四,页86,中华书局,1979。
- ⑦ 许浑著、罗时进笺证《丁卯集笺证》,卷七,页177,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
- ⑧ 宋李纲撰,《梁溪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⑨ 参看[苏联]M. H. 鲍特文尼克等编著,黄鸿森、温乃铮译《神话辞典》,页299,商务印书馆,1985。
- ⑩ [美]宇文所安著,田晓菲译,《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自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 ⑪ 《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自序》。
- ⑫ 耶鲁大学约翰·荷兰德(John Hollander)教授评《迷楼》语,载英文本《迷楼》封底,中文本亦予译出并刊于封底。